

開放文學 – 推理探案 – 施公案 第二六一回 素玉深感關小西 其鸞巧敗金大力

話說關小西、郝素玉二人，正在酣鬥之際，忽見郝素玉飛起一腳。關小西看得真切，順著來勢，身子往後一倒，跌了個八仰四叉，睡在地上。此一套拳，叫醉八仙。郝素玉見關小西跌倒在地，心中甚是歡喜，以為中了妙計，就趕著飛起一腳，認定關小西腹下踏來。小西不慌不忙，見他來得切近，說聲：「來得好！」右腿一起，一個鯉魚挺子，就把郝素玉裹住。郝素玉卻不認這拳法，但說聲：「不好！」急想跳出圈外，哪裡能夠？郝素玉暗暗驚道：「今番上了當。」關小西睡在地上大笑，說道：「可認得你拳祖宗麼？」郝素玉聽說，臉上好不慚愧，口中氣喘。此時關小西見她這個形景，忽然生出一團憐愛之心，復說道：「我看你這樣還要取勝，跳走亦不可得。今放你一著，讓你跳出圈外。趕緊回莊，將你哥哥勸醒，叫他快快改邪歸正，即來大人處請罪。咱家大人最是仁慈，決不但不加罪，將來尚有保舉。如若他執意不悟，殺身難免。」此時但見關小西已放鬆了一著，郝素玉趁此一跳，就離了圈，口中大喊一聲：「姑奶奶力乏了，明日再戰！」說著轉身就走，心中頗為感激。關小西見素玉走了，即便起來，牽了馬跨上，也就回去。

到了施公面前，小西稟道：「卑職向大人請罪，恨不能將她擒來，實是有罪。」施公道：「賢弟莫要這等說。」他這才同施公回店。這句話本是關小西的假詞——因為他自己放走郝素玉，怕得施公看出來，要問罪於他，故爾假些謊詞，掩飾耳目。施公說道：「你已辛苦幾日。黃天霸等不在這裡；在這裡的，又要保著本部堂。」這話也是真話，哪知旁邊惱了一人，暗道：「大人獨把關太看得那麼高而且重，偏是他有本領，能戰鬥，咱們就不如他？明日偏要將姓郝的拿來，看大人還把他抬得這樣重麼？」這人一肚子氣不忿，但在施公前不敢說出，及至到了客店，還是暗暗的怨氣——你道此人是誰？原來就是好漢金大力，這且不表。

再說郝素玉回到莊內，暗想道：「我看那姓關的武藝實是扎手，拳法更是出眾。今日不虧他鬆一著，我一定被他擒住；不但性命難保，而且幾年的聲名，全行拋棄。他叫我勸哥哥：改邪歸正，矢志投誠。原知他是好話，但我如何說得出口？還有一件，明日索戰，何辭以對？有何面目見他？不若推病不出，以觀動靜，再作計議。」一人想了一會，主意已定，便即裝起病來。當有丫環稟知郝其鸞去。一夕無話？到了次日，郝其鸞一早起來，就到妹子房內看病。郝素玉因在舖上，聽說哥哥進來，故意勉強坐起，先請安了一聲。郝其鸞問道：「妹子今日身上覺得哪裡不好？」素玉道：「也不覺怎麼，只是渾身困憊，頭痛得很，心裡晃晃的。哥哥不要掛念。想是受了些寒涼，睡一天該就好了。」郝其鸞道：「寒涼固自有的，連日與那姓關的也戰辛苦了。且歇息兩日再說吧！」郝素玉道：「旁的倒不甚要緊，可是那姓關的今日還是要來，哥哥刀傷尚未全好，誰人與他對敵？」郝其鸞道：「妹子放心，如果他來，為兄的自有主意。」話猶未了，只見莊丁慌慌忙忙跑進來說道：「稟爺得知，外面有個大漢，騎在馬上，手提一根鐵棍，聲稱：奉施大人之命，特來擒捉姑娘與爺兩個。差不多要殺進莊了。速請爺的示下。」郝其鸞聽說，趕即出來，取了兵器，跨上馬迎了出去。

剛到莊口，只見金大力已到，坐在馬上，口裡不住的亂嚷。

郝其鸞一聲大喝：「來者是誰？快通名來，咱爺爺不殺無名小卒！」金大力聽說，亦大聲喝道：「小子聽了，咱金大力爺爺是也！特奉大人之命，來捉賤婢郝素玉。爾可喚他出來受縛。」

郝其鸞聞聽大怒，將馬一拍，手端方天畫戟，直向金大力刺去。

大力趕著迎接，將鑲鐵齊眉棍，用足了勁，往畫戟上一擋，說聲：「去吧！」郝其鸞的戟，被他撥在一旁，險些兒打在地。郝其鸞暗道：「好傢伙！力量真有。不愧為『金大力』三字。」

正說之間，金大力的鐵棍已當頭打來。郝其鸞往上擋，兩膀用足了勁，好容易才將他鐵棍撥開，郝其鸞趁勢又刺一戟，金大力仍是架住。你來我往，才戰有七八個回合，郝其鸞漸漸抵敵不住，他心中作慌，便架住大力鐵棍說道：「咱馬上戰不過你。

爾敢與咱步戰麼？倘若步戰還是你強，咱情願與你捆縛，去見大人。」金大力道：「步戰你老爺還怕麼？」說著跳下馬來。郝其鸞才跳下馬來，金大力趕著就是一棍。郝其鸞往旁邊一縱。

金大力打了個空，復趕著舉棍打來。郝其鸞又跳了過去，躡跳蹦縱，鬧個不了，把金大力鬧得個跟著打，趕著轉，終沒一棍打到他身上，只是自己汗流挾背，氣喘吁吁。郝其鸞見他力已乏了，與金大力復戰起來。欲知後事如何，且看下回分解。